

女大学生 村官

江月卫
著

选派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，
是一项抓基层、打基础、利长远的工作，
也是一项边实践边探索的崭新事业。



CBS 湖南文藝出版社



江月卫，男，苗族，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曾就读于湖南师大中文系、毛泽东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班。先后担任过镇党委书记、县文化局长等职，现供职于某市文联任专职副主席。作品散见于《民族文学》《文学界》《人民日报》《中时晚报》等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御用文人》、学术专著《中国侗族傩戏“咚咚推”》、散文随笔集《圈内圈外》、配图散文集《我们小时候》及中短篇小说多部。湖南省作协会员。

女大学生 村官

江月卫·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女大学生村官/江月卫著.

—湖南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4.3

ISBN 978-7-5115-1885-9

I . ①川… II . ① … III . ①

IV. ①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 号

书 名：女大学生村官

作 者：江月卫

出 版 人：

特约策划：叶青竹

责任编辑：

封面设计：

出版发行：湖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：

邮政编码：

发行热线：

邮购热线：

编辑热线：

网 址：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：350千字

印 张：20

印 次：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量：10000册

定 价：38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“噼哩啪啦——”天井寨突然响起了鞭炮。村民们好奇地打听着发生了什么事。怎么？响明死了？不可能吧——

响明是清早去恶亮坡砍树的，早饭也没回来吃，中午了还不见人影，响明的婆娘觉得有点不对头，赶忙去找，发现响明死在山里。按天井寨的规矩，死在外面的人，放进屋会冲撞家仙，只能停在死者的院坝里。就这样，响明的尸体放在用两张长条凳架着的门板上。

寨子里死了人，算得上“今当大事”。人死饭甑开，不请自然来。寨子里男男女女全放下了手中活路前来帮忙。德满是村支书有着寨老的权威，背着手站在那里指挥谁谁去买老衣，谁谁去买棺材，谁谁祭灵堂……因为响明死得突然，死者的衣物棺阁什么都没有准备。

“寿衣买不到就用二竿子那件，将就点算了！”见气氛紧张，有人开了句玩笑，可是没人有这个心情接下去。

二竿子说：“前几天，我到老娃洞那边撵肉，听到洞里有哭声，知道就要出事，没想到真的出事了。”撵肉就是打猎，因为猎物是肉类，天井寨人就直接叫撵肉。

“万一出事的是你哩？”有人答了二竿子的腔。

“他一天到黑穿着寿衣，早就作好了死的准备！”话题转到二竿子身上，人们便来了兴趣。

“你信他塞窿洞（乱讲），老娃洞早就封了，怎么还能听到里面有哭声。”有人批驳二竿子。

“和你们讲不清楚，不信就算了。反正我人一个卵一条，有好大事哦！”二竿子自讨没趣地走开了。

此时，还有一个忙人就是李半仙了。李半仙一边磨剃刀一边数落着：“我天天讲你们，你们就是不听，这回兑现了啵！进山砍树连山神土地也不敬，得罪了山神，你们看到了后果不？”李半仙磨剃刀是给亡者剃头。二竿子听李半仙的牢骚心里不舒服，在旁边嘀咕：“叫花子当官神气十足。”

李半仙假装没听见，继续发号施令：“小军，你邀两个伢崽去井边抬一桶水来。”

“有自来水哩！”小军答道。

“你们年轻人什么也不晓得，”李半仙叹道，“给亡者剃头、洗身的水要净水。三人为众，阳气重火焰高，邪魔小鬼才不敢拢身把水弄脏。”

李半仙见小军他们几个年轻人去井里提水，又大声扎附：“还要带面锣去，



鬼怕敲锣！”接着又安排明花妈去烧水。明花妈熟门熟路，也不听李半仙下文，直接去响明家火铺上把铁三角撑架拿起来，顺手取下一口铁锅，来到院坝。把铁三角撑架颠倒放起，架上铁锅，在锅里放点茶叶、松柏叶……

李半仙神情严肃，点三炷香，烧一叠纸，手执剃刀在蹚刀布上连蹚三下，大声唸道：“帅字旗上蹚了刀，孤魂野鬼四处逃。”接着给亡者晌明剃头，从头顶往下剃，剃一刀大声封赠一句。

“剃一刀，六根除尽，极乐世界乐逍遙！”

“今日把头剃，发子又发孙，大吉又大利！”

……

我慢慢地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。湘西真的就这么神秘？我虽然不相信，但看着李半仙肃穆得有些阴森，也不由有几分惧怕起来。

响明的女人悲天呛地哭喊着：你这个昧良心的啊——你怎么丢下我俩娘崽就一个人走了啊——要走我们一起走啊——

听到响明女人的哭声，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下了泪水。

有人便劝道：莫哭了，哭也哭不转来了！你要好好保重身体！

一位在场的大妈，看样子对入棺的套路比较熟悉，安排着找丝线、纸钱什么的。等她闲下来了，我悄悄拉她到一边问个详细。

大妈得知我是从北京来村里工作的村支部副书记，惊诧道：“怎么你一来就遇到这事，兆头不好啊，今后要小心点哦！”

“怎么？是什么意思，我不明白。”我虽然不相信迷信，但听大妈这么一说，也警惕了起来。

大妈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我说了，几十年了，隔不上几年，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季节，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死了，这样前前后后死了不下二十个了，想不到今年落到响明的头上。可怜啊，响明的崽还小啊，怎么长得大哦，大妈抹了一把眼泪，又说道，下一个不晓得是哪个哦！

我锁着眉竖着耳听着：隔不上几年都要死一个？

不是年年都这样，只是隔不了几年又发生一回，而且都在这个季节。大妈讲得绘声绘色的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，每年的这个季节，都会有不少专家赶来，钻进我们这个海拔两千米的天井寨。那些戴着眼镜的城里人皱着眉头，在本子上涂涂画画，然后又陆续地离开。五六年前吧，北京的专家来了，说可能是喝生水、喝酒什么，导致死亡的。村子里的人不喝村子里的水去哪喝？几辈人都喝了又不见个个都死得突然。再说了喝酒也是一样的，天井寨的男人哪个不喝酒，又没见喝酒的个个都死得早！

最后，大家相信李半仙说的，是进山砍树得罪了山神。大妈说安一次山神，真的要太平几年哩！

外界都说湘西神秘，也不至于神秘到这种程度。我找到德满支书，说死者响明不要马上下葬，找北京的专家来解剖后再下葬。

德满支书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：“老话讲鬼都怕恶人，吃得两碗饭还怕得罪你山神还地神哩！”

“这里面肯定有原因！”我说。

“原因就是来了扫把星。”德满支书说。我不懂德满那话的意思，可村民们听得懂，知道德满支书对我的到来不满。

“专家也来了不少，就是揭不开这个谜。”见德满支书话说得这样蠢，一位老汉转了个弯。

“当年的水平差。现在水平高了！”我说：“我想从解剖尸体入手，会很快弄清真相的。”

“死都死了还要开肠破肚，响明的婆娘会答应？”

“你是老支书做做工作吧，为了大家生活得自在轻松些啊！”见我还没正式上任就安排德满老支书的工作，德满支书更加不满了。

“老话讲，女人家的裤子没开岔。女人家劝女人家，好讲话点，你劝吧！”德满支书当几十年的村干部，算得上是老江湖了，不相信我一个黄毛丫头有什么本事。

我走过去扶起响明的婆娘：“大嫂，莫哭了。哭也解决不了问题。”

“妹子唉——我怎么这么命苦——我上辈子得罪了天还是地哦！”响明婆娘拉着我的手声声泪句句情，很是凄切。

“这样的，我想找个法医来看看，是不是有人害了你的老公。”

响明的婆娘马上止住了哭声。我接着说：“你想，你老公好好一个人，怎么突然就死在山坡上了呢？”

“是哦！”响明婆娘突然清醒了：“是的，肯定是哪个狗日的放毒。要不是我家响明好好的，怎么突然会出事？”

“你相信我，我从北京找人来。害你老公的人一定会被揪出来的！”

“妹子唉——”响明婆娘突然跪在我面前。我一下子不知怎么办，旁边的几个村民过来帮忙才将响明婆娘扶起来。

听说要给响明开肠破肚，响明婆娘又有些犹豫：“算了吧，我认了，人都死了就莫作孽了。”

“你不觉得冤吗？好好一个人，说走就走了！”停了一会儿，我又劝道：“今天是你老公，明天就不知是谁遇上了？”



“哪个遇上我不管，反正我家响明是再不会遇上了。”

“你家响明是遇不上了，但你家还有叔伯兄弟咧！还有你咧！”站在旁边的二竿子搭白道。

“你是咒我全家死绝是啵？你不得好死！你好话不讲，你放你狗屁！你寿衣都穿了，你是活不得几天了……”见响明婆娘生气了，二竿子马上走开。二竿子见城里人穿睡衣，是没有扣子的那种和服，他也买了件，可他买错了，买了死人穿的衣服，天井寨人叫寿衣。一天吃过晚饭，二竿子穿着新买的“睡衣”到村子里转一圈，吓死了大家。原来他穿的是寿衣。

“大嫂，反正人都死了，还是把死因弄明白吧，不留遗憾。如果在城市还要进行火化哩！再说了，活人有病还不是一样的要开刀。”……我进一步做响明婆娘的思想工作。慢慢地响明婆娘最后同意了。

北京来的专家解剖响明的尸体，响明婆娘没敢去看。村子里的人也不让响明婆娘去看。专家将响明肚子里的一些东西割下来后，分别用几个玻璃瓶装着，又给响明肚子缝上。

五天后，响明的葬礼举行。响明七岁的儿子在大人的牵引下，朝着道司们设置的灵牌一一作揖。夜深了，响明的儿子有些瞌睡，忘记了作揖，站在旁边敲锣的二竿子用锣棒戳一下孩子的屁股，这才记起作揖。作揖时一弓一弓的，俨然一个木偶。

响明下葬一个星期了，给响明解剖尸体的专家们还没反馈什么信息来。村民们的猜疑又多了起来，一时间，李半仙说的那个得罪了山神的说法，可信度又增加了几分。

我初来乍到很有新鲜感。在村寨中乱逛。听到的全是鸡鸣犬吠。我把手机接通，让妈妈在北京那边也听听。公鸡打鸣是报告时辰，而母鸡的聒噪是向主人炫耀它的贡献——一只新蛋。最勇敢的是那只大黄狗，它以为发现有生人来了立了功，它得意的一阵狂叫，便引来整个村寨“汪汪”一片。此时的主人——村主任余志远并不领情，余志远一脚踢去，大黄狗哀鸣着跑开了。

多么美好的一幅山水画：花阶路彩带般将一栋栋吊脚楼织在一起，织出一个错落有致的村寨，又将这个村寨牵向山外。我突然冒出一个不祥的念头，万一哪家失火怎么办？这一栋连一栋的全是木房！

突然又自个安慰，人家就这样过了几十上百年，不也好好地吗？

狗声渐渐息下，牛叫马嘶声传来。牛只轻轻地哞叫，声音轻柔空旷，那是在呼儿唤伴。马嘶却高昂悠远，特别是膘肥体壮的公马，吃饱了嫩草喝足了山泉，此时闲下来，便亮开嗓子吼上两声：嗬嗬嗬——哗哗——，高昂的底气充沛的长调，让那些毛皮光滑眼睛水灵的小母马颤颤地停下咀嚼，寻声探找。

猪吃饱喝足后躺在圈草上哼哼，那种懒散而满足的声音只有在圈边才能听到。

贱狗——回家了——母亲扯长着嗓子呼唤未归家的孩子，是天井寨另一组最亲切的声音。呼唤的是乳名，尾音拖得长长的，在天井寨上空回荡，声波冲上山峦又折回来，不屈不挠地扩散在天井寨的每一个角落。这也是天井寨的希望所在。

从我毕业这届开始，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，除部分特殊职位外，均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。其实，我的父亲是公司老总，进他的公司是分分钟的事。可我没想到企业去工作。我们同寝室的尹竹梅、甘静仙和苏博雅“四朵金花”一起考大学生村官。两年后，再考国家公务员。苏博雅没想到农村去工作，心想，读大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，如果想当村官不上大学同样也能当，但碍于我的热情，她也一起报名参加了大学生村官考试。最终，除苏博雅没有考上外，我和甘静仙尹竹梅都考上了。其实，尹竹梅和甘静仙也不想到农村去工作，她们的亲人朋友没上大学，当村干部的大有人在。甘静仙的爷爷只读过小学三年级，当村支书都当了四十多年。她们更没想到企业打工，村子里那些儿时伙伴没有上过大学，现不都在企业打工吗？在毕业招聘会上，好几家外资企业想招聘她们，当然，条件待遇也不差，但是她们不想去。她们想考国家公务员，这或许是长期生活在湘西大山里的思维吧！我考虑过在北京工作，妈妈也想要我留在北京，父母就我这一个独生女儿，舍不得我离开。但我想到农村去看看。爸爸妈妈极力反对。说大家现在都往外发展，都想办法离开大山，你还要跑到那里去？

我觉得自己还年轻，先闯闯再说。我要到农村去，特别是湘西，那里充满神秘色彩。更何况现在又有政策规定大学生到农村去任村官，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。其实，我对农村并不了解，知道一点点就是来自于陶渊明的诗，另外，我还从网上看了一些湘西农村的一些情况。

“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，你会觉得自己浑身充满朝气，经常和老人在一起，你会觉得自己很颓废。人只有在不断对抗中才能取得进步，如果整天和‘臭棋篓子’下棋，其结果只能是自己的水平越下越臭。”我爸爸说。

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早就知道了，我现实着呢。”

“那你男朋友怎么办？我知道马诺林是不肯和你去农村的。”

“马诺林学的是应用化学，他到农村去没有什么作用，他还想出国深造。”

“你怎么不和他一起到国外去呢？咱家里又不是供不起。你们相隔千里，现在人的情感是经受不住距离考验的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我似乎只听懂半句，接着说道：“马诺林若真爱我，就不会因为距离而疏远我，如果因为距离他移情别恋，那种情感我宁愿不要。我们相隔千里，也算是对我们恋情做一次考验吧。”



“……你随时可以回来，至少我在这儿。不过，不要弄得遍体鳞伤才回北京。”爸爸说。

我和马诺林商定，三年后，他从国外回北京，我从村里回北京就结婚。

村口是片石砌成的巷道，巷道的口子就是村口。片石上青苔斑驳。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。这里发生过战争。德满支书说，那是侗人反清的战争，这段记忆已被埋藏在这莽莽群山中，只有好事者还能从《县志》中找到。立在村口的那座残败庙宇，供着的泥塑菩萨还有些新，是村中有些人觉得不顺，求助于菩萨，给维修的。那应该是在破四旧时砸毁的。

我不自觉地做了一次深呼吸——多爽！我对在北京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厌恶，但那种使人喘不过气来的生存压力，和那“水泥森林”的生活环境，使人想逃逸。更何况到天井寨来是担任村支部副书记，村官再小也是官啊，有同学曾开我的玩笑说，村官是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！当年陈永贵不也就是从村支书一步步上去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吗？我明白这是调侃，也算是对我的安慰。我现在感觉到的是山花带来的馨香，鸟儿带来的欢快，这里是天然氧吧，在全国是不多见的。我突然想起陶渊明的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……”

芭谷种在芭谷山
阳雀叫来好心伤
要像阳雀成双对
别像阿妹身打单

……
采茶要采大山茶
玩耍要玩十七八
山茶花开有人采
妹唱山歌无人答

歌声从山梁上飘来，我循声望去，女孩穿着一身红，虽然我没有看清，猜想女孩应该穿着连衣裙。我来的时候，母亲不准我带裙子，说大山沟的，到处全是柴草刺蓬，随时都会将裙子挂住。我觉得母亲讲得有道理，也就依了她。

我打开手提电脑，要将这愉快的心情记录下来，写在自己的博客里。刚上QQ，发现班上群的头像在闪动，这是大二时建的班集体群，三不三同学们都会在这儿聊两句。哇，大部分同学们都在。

同学们围绕邓道理发的一组照片在讨论，照片是同学们毕业前夕用墨水或是

水彩写在床单和被罩上的标语：

“这年头要速度，不然吃屎都赶不上热的。”

“怀才就像怀孕，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！”

“念了十几年书，想起来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啊！”

“哥们静静地走了，正如哥们静静地来了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碟 A 片！别了，淫友们！别了，狗日的大学。”

“我以为我颓废，原来我报废了！”

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！兄弟们，等我当上皇帝，我一定封你们为太子！”

.....

看着这些花样繁多、极有创意的标语，我觉得挺新鲜的。记得毕业那天，室友尹竹梅因为与男朋友林子凡闹意见，情绪一激动，拿起宿舍仅剩的三个热水壶往窗外扔了出去，随着热水壶跌碎的清脆声响，她用尽力气大喊道：“林子凡，我操你妈！”

我不好怎么劝尹竹梅，开着玩笑说道：“你这发泄一点创意都没有。”

尹竹梅突然扯开自己的上衣：“老子要去裸奔，这有创意了吧！”

我马上拦住尹竹梅：“使不得使不得，我的姑奶奶，千万别，我是开玩笑的。”

“我把我的脖子挂树上去，这个创意可以吧！”

听尹竹梅这么一说，室友们都笑了起来。这下把尹竹梅也逗乐了！

离开陪伴自己四年的大学校园，真有些舍不得，心中空得像一只空着的塑料袋，轻飘飘的，一阵茫然无措的恍惚。看着漫天纷飞的垃圾和锅碗瓢盆，我忽然觉得挺悲壮的，觉着自己就跟一即将奔赴刑场的侠士一般，面露淡定的微笑，看淡生死，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”，再过十年二十年，老子依旧是条好汉。

很多同学这才觉得，虽满腹理想，但一无是处，只是碌碌无为人群中的一员。幸好青春还在，有了青春一切都可以化解，一切都还有希望，青春这碗饭仍是饥饿时的一个挺美好的救济品。

因为明响的葬礼，耽误了迎接我到来的仪式，德满支书说一定要补的。时间定在了今天下午。说隆重，就是村子里除来了领导外，少有这样的场面。说简单，就是吃一餐饭，而除了一个火锅几个小菜外没别的东西，参加的除村支两委班子成员外，还来了几位党员代表和各组的组长。德满支书举着酒杯：“我代表村支两委和一千二百六十五名群众，欢迎北京来的蔓雪同志，来，这杯酒干了！”说完，德满支书一口将杯中的酒喝了个精光，然后看着我：“办酒容易劝酒难，第一杯一定要喝了！”



“支书，我真的喝不得酒！”我将酒杯放到嘴边眉头就皱得像麻花。

“喝不得酒怎么开展群众工作？”

“农村工作就是在酒席上开展的！”

“吃饭没喝酒，等于是喂狗。”德满支书说到这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……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劝我喝酒。

我一扬头，一口就干了一杯。赢来了一片掌声。我顿时感觉是一股火从喉咙烧到肚子，脸立马被烧得通红。

“白酒红人面，黄金黑人心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快吃筷菜！”德满支书看了看身边的我说道。

我吃了一筷菜后对酌酒的村长余志远说：“再给我倒一杯，我敬大家！”

听到我这话，大家鼓起了掌。

“妹子啊，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不打无准备之战。慢慢来，时间还长着，今后再敬！”老共产党员秋香说。

我心里明白，通过喝酒能融合大家的关系，便举起手中的酒杯：“这杯酒敬大家，初来乍到，今后请大家多帮助，多包涵！”说完一口喝完杯中酒，又赢来一片掌声！

我扯了扯身旁的秋香，要她陪我去洗手间。这时我已是头重脚轻，靠在秋香身上才走得。

在天井寨，家家户户的厕所都建在房屋后，在水塘边，在乡间小道旁，可谓遍地开花。“一个土坑两块砖，三尺茅草围四边”，有的厕所里的便池就地挖个坑、踏脚的是两块砖头，有的是在地上埋个大缸，再在缸上搭块木板，据说有的人如厕时曾经掉下去过，险些丧命。还有就是满目脏臭，从初夏到深秋蛆虫乱爬。夏天进厕所气味都熏眼，到了下雨天，粪便到处乱淌，根本无法上厕所。总之，大多简陋、破烂。有的农户家粪便没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在屋边的水塘里，水塘的水已经发绿。由于厕所外面垃圾满地，厕所里到处都是粪便、便纸，苍蝇嗡嗡乱飞、白蛆在地上蠕动着，简直让人无法下足。不仅污染了水源，还孳生了蚊蝇，传播了疾病。

“阿姨，你进来一下！”我在厕所里弄不清怎么个蹲法。

“你这妹子啊，真是大城市来的，怎么方便就怎么蹲吧，要不上厕所又叫方便呢？”我觉得秋香说话挺有味的，我笑了起来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，就这样！”秋香站在那示范一下才让我去。

回到餐桌旁，我头一歪，倒在秋香身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秋香一边扶我去休息，一边唠叨着：“你怎么这么傻，毛主席早就说过了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。你怎么硬拼哩！”

关于我住哪？村支书德满和村长余志远意见不统一。德满支书要求我住在村

部，那里有房间有灶台。余志远的意思是住在明花家，明花也是大姑娘一个，又是高中毕业生，和她住在一起有个伴方便些。其实，我是德满支书从镇政府接来的，在镇政府的见面会上，对大学生村官到村里来工作，镇党委书记提出了三条要求，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村里要关心这些大学生村官的生活。但德满支书觉得，我既然是到村里来工作，又不是作客呆一天两天就走，长期住在村民家中不方便。听起来是有道理。其实德满支书还有另外一种想法，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孩子，能做什么事，让她吃住在村部，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，比如打打字，整理一下内务，清理档案什么的就行了。

余志远的想法自有他的道理，一个北京大城市里的大姑娘，到湘西大山里来，不容易。会不会做饭还难说。半夜猫头鹰叫起来，吓就要吓死她。再说了，一个大姑娘一个人住在村部里，哪个小伙子起了歹意，把姑娘给糟蹋了怎么办？听余志远这么讲，德满支书来气了：人家是副书记，是来逼德满让位的，那是观音娘娘的B哪个敢日！见德满支书这么固执，余志远也不好再坚持，留下一句“你安排”转身就走了。毕竟德满支书是村里的一把手，况且余志远还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。

“小蔓——小蔓——蔓雪——”叫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。是德满支书在叫我。德满叫了小蔓两声后觉得有些不对，这是在挖苦自己，便叫我全名了。因为天井寨人叫小叔子也叫“小满”。德满支书将手中的钥匙抖了抖：“刚才‘村支’两委研究了，你住在村部，这是房间钥匙。”我木然地接过钥匙，突然间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到天井寨来作客。

“这样的，你的床摆在村部，住还是住在村民家中去。”余志远说。

“为什么？我习惯一个人睡觉！”我很天真。

见我懵懵懂懂的样子，余志远摇了一下头，扯了一下我的衣服说道：“来，我带你到你的住户家去！”

我懒洋洋的嗲声嗲气地说道：“不是‘村支’两委研究的吗？怎么非要到村民家中去住，和陌生人在一起不习惯哦！”

“唉呀，‘村支’两委你也是其中一员啊，怎么……”话到嘴边余志远不说了。余志远突然用侗话骂了句：“这老东西迟早要让他下台才是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问。见余志远没有理我，我又问道：“你说什么啊？”

余志远没有回答我，用头朝前点了点说道：“到了，就这家！”

一个头上缠着厚厚头帕的中年妇女正好在打扫院子，余志远迎了上去：“婶婶忙啊！”我一时不知怎么称呼，只好微笑着点头，算是打招呼。余志远介绍说：“这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村官，想和明花相伴。”

“好好好，屋里坐。只不过条件差，从北京那大地方来看不惯哦！”



余志远和我刚在堂屋坐下，一个红衣女孩闪了进来：“大村长，带着媳妇来串门啦？”

“莫乱说，这是从北京来我们村工作的大学生村官，想借住在你家，还要你多关照！”见红衣女孩进门，余志远立马站起来。我也跟着站起来。

“我说错了，是你的搭档哦！”

“你少阴阳怪气的好不好！”余志远瞟了一眼红衣女孩。

“大城市来的，住在我家习惯啊？”

“没事，其实你们这地方比北京好！”我答道。我有些不敢相信，湘西这大山里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姑娘，皮肤虽然没有城里女孩那么白，但是这种黑是那种健康的黑，充满着一种野性的美。一米六几的身材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侧面看，没有哪个部分是多余的。虽然没有炼过瑜伽，但比炼过瑜伽的人更具有女性的美。难怪从湘西走出去的歌星宋祖英这么深得大家的喜爱哦！想到这，我又有些自信起来，自己在这生活一年两年，是不是也变得像红衣女孩那样的美呢？答案应该是肯定的。

“昨天在山上唱歌那个是你吧？”我和红衣女孩拉开了话匣子。

“好吧，你们聊吧，我走了！”余志远走出门那一刻，红衣女孩突然说道：“真走啦，你丈母娘不留你啊！”

余志远又折了回来，在红衣女孩的鼻子尖上捏了一下，咬着牙说道：“你啊，我要吃了你！”

“哦，对了，我明天到县城去，你们没事的话一起去玩吗？”余志远出门的时候说道。

“才不跟你去！”红衣女孩一边说一边站起来送余志远。等余志远走了几步后，红衣女孩又追问：“明天几点走？就你一个人啊！”

“我一个人，和往常一样按三声喇叭你就来。”

红衣女孩叫明花，和余志远虽然算不上青梅竹马，但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班同学。高中毕业后，他俩都考上了三本的分数线，但都没有去念。明花的父亲出事后，母亲一个人劳动负担不起。余志远的父母认为大学毕业了也与没有上过大学的一样打工。都是打工又何必费钱费时去读几年书呢？其实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学费太贵。天井寨一年的人均收入也就两千块钱，七七八八的开支去了以后，没有什么余钱。余志远的父亲就给他买了台大货车跑长途。

我站在村前的一棵柳树下观赏着整个天井寨。都是统一的吊脚木楼，成梯形排开，一层一层地展现在斜坡上，构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。柳树上贴有手掌大的一张红纸，我凑拢去看了看，发现上面写着：“天惶惶，地惶惶，我家有个夜哭郎，过往君子念一念，一觉睡到大天光。”这湘西真的神秘啊！这棵柳树是从小溪旁的

石缝中长出来的，溪水流得有些急，像一位匆匆赶路的过客。因为没有一丝风，炊烟直直升腾，到半空中弥漫，村子像在画中，田野也像在画中。特别是天黑之后，家家楼上的红灯笼亮起，伴随着狗叫声和蛙鸣声，真让人觉得是在世外桃源。在村寨的边缘处，有一栋白色的砖房，是这个村寨中唯一的一栋砖房，砖房的主人叫牛二福，是省人大代表。砖房旁是牛二福的大型养鸡场。牛二福的大儿子不肯跟着牛二福养鸡，在外贩运木材时出了车祸。小儿子牛治邦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，据说在北京给大官当秘书。

村前小溪上的石头桥有三个拱因此又叫三拱桥，看上去有些古朴，如今已成危桥，桥的两端被县安监局用水泥砖封堵了。县志上记载这桥是明朝修建的，但桥上没有印记。桥头有一块空坪，那是用来跳傩戏的，实际是一块菜地，是德满支书他们与龙姓人家共有的，一姓一半。他们两姓人共有的傩戏“咚咚推”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他们便把那块共有的菜地腾出来跳傩戏“咚咚推”。

每年的春节期间，村子里不管是在外打工的还是工作的都会回到天井寨团年，平时寂静的山村一下子就会热闹起来。九十七岁高龄的龙子明老人是傩戏“咚咚推”的传承人，忙得脚不沾地。他说，他一大把年纪了，说不定哪天一觉起不来就这样到另一个世界去了，但傩戏“咚咚推”无论如何也不能失传。他先把最难学的也是最基础的舞步的走法教给大家。听说龙子明老人教戏，不光龙姓的学，村子里别姓的也争着来学，就连外村的也来学，桥头的空坪都站满了人。

随着两声鼓点“咚咚”和一声锣点“推”而得名“咚咚推”，整个表演都是在跳跃中进行，又称跳戏。傩戏“咚咚推”有广泛的娱人娱神的特性。神都是受人尊重的，可是在傩戏“咚咚推”中，有一曲戏是神背着人四处行走，是在娱神。过去跳“咚咚推”是为了求雨。据说，只要跳“咚咚推”就会下雨。现在不用求雨了，国家投入蛮多钱帮天井寨搞了灌溉设备，种田是水旱无忧，不用跳“咚咚推”求雨，只是为了娱乐。

—

在县城，明花拉着余志远往这往那。余志远只是跟着感觉走。和他俩在一起，觉得我有些多余，偷偷地溜开了。我沿着步行街逛了一圈，觉得这里的东西什么都是北京便宜，并且北京有卖的这里都有。我不明白，小城市有什么不好，怎么那么多人非得要往大城市走呢？



我闲逛到一家服装店门前，这里围着一大群人，一名女子站在凳子上用电子喇叭高喊：“亏本大甩卖！”我发现里边有裙子卖，想着明花穿的裙子好看，便钻了进去。

民族百货商城是县城最热闹的商城，那里平常热闹得不得了，更不用说今天是周末。那场面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明花拥着余志远走到民族百货商城门口，余志远有些怯步了：“我在这里等你行吗？”

明花挽紧了余志远的手：“别那么小气，我不要你掏钱，陪陪我就不行喽！”

明花紧紧地挽着余志远，可才走几步就被迎面挤来的人强行分开了，分开了他俩还不说，还被别人骂：“讨贱，要亲密也别到这人堆里来嘛！”还没几步，余志远右脚就被高跟鞋尖踩了一下，痛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余志远想没必要来受这个罪，伸手去拉明花走算了。冷不防被打了一巴掌，抬头一看原来拉了别人的老婆。明花偷着乐。挨着余志远的人也笑了起来。余志远尴尬万分，恨不得变成“土神”缩进土里去。余志远吼道：“我不逛了，要逛你自己逛去！”

见余志远真生气了，明花说道：“我们去那边看看吧，那边人少一些。”

余志远朝明花手指的地方望去，心想那地方还人少，都人挨人了：“不去了不去了，这哪里是逛街，简直是在集体自杀！”

“我们去买戒指吧，还有项链、耳环和手镯。”余志远说：“结婚这些东西都不能少的！”

“你臭美，哪个跟你结婚！”明花假装生气地说道。余志远赔着不是：“好，不买不买。”余志远发现明花嘴角扬起了一丝诡异的笑。

他俩出了民族百货商城，没有去买戒指，逛了几个服装店。余志远发现明花双眼发光地瞄准了一件衣服，凑了过去：“喜欢吗，喜欢就买！”明花笑了笑没有说话。

“喜欢就买吧，要不了几个钱的！”余志远又说道。

明花面带微笑摸了那衣服半天，余志远双手夹住衣服搓了搓说：“布料软软的，穿起来一定舒服，快买吧。”

一旁的老板娘说：“这位帅哥真识货，这可是百分之百纯棉的。这件衣服是我们店里的最新款式，一推出就受到广大顾客的欢迎，现在只剩这一件了，像你这么好的身材穿起来一定很洋气！喜欢吗？喜欢就试试吧，不要紧的——我们店是独家代理商，别的地方都没有——试衣室在那边。”明花进试衣室试衣。

明花穿着新款衣服出来了。老板娘夸奖道：“我说的是真的啦，你这身材这么棒穿这衣服肯定漂亮啦！”然后装作无意间回头对余志远说：“你看你看，这么漂亮，身材更突出了！这款衣服简直是为你老婆量身而制的！”

“谁是他老婆！”明花瞪了一眼老板娘。

“都一样，现在女朋友与老婆有什么区别，还不是天天睡在一起。”老板娘不以为然地说道。

明花生气了，把衣服一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余志远跟了出来：“人家怎么说是人家的事，你生什么气。那衣服你穿起真的好看。买了算了吧！”

“要买也不到她那里买！”

余志远跟明花进进出出大概比了十多家，发现那款衣服并不是什么独家代理，标价是有高有低。但也相差无几。

最后到一家标价五百七十元的店里，明花出价两百元。

老板虽然不肯卖，可并没有如余志远心中所想要骂明花是去捣乱的，只说：“美女，你也太狠了吧，我可以优惠点给你，但不可能优惠那么多啊。你看这布料，绝对是纯棉的，一分钱一分货，如果你喜欢你就给个合适的价吧！”

明花说：“我就给这个价，你能卖现在就卖。不然等下我走了，你追我买我都不买了。”明花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，说道：“卖不卖，痛快点，我要回家了。”

老板犹豫了一下：“好吧好吧，卖给你，没赚你的钱，算是给你带一件！”

明花喜出望外，余志远马上打开钱包，明花却抢先付了钱。出了门，明花对余志远说道：“你说在这一带只能杀一半价，你看我杀了三分之二还不是照样买到。照这么算我已省了几十块，我要买双靴子！”

余志远看了一下时间，明花却不理他。余志远见明花不明白他的意思，便直说道：“时间不早了吧，得抓紧点。”

“管他哩，又不要你走路。”明花心不在焉地说道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明花终于买到了靴子，这时，明花的手机响了，是我打给她的。我在一家卖包包的店里，看上一个包，要明花来给我参考一下。明花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了：“我正好想去买个包哩！”

余志远陪了一天，累得不想动了，对明花说道：“我在车上等你们，你们快点！”

我们几个回到天井寨才得知，给老响解剖尸体的专家们今天来到了天井寨。他们一一地将老响的生活进行了分析，最后获得了巨大的发现。老响死前曾吃过一种白色的小蘑菇。专家们沿着一条不足半米的小路，进入森林里。因树长得高大，阳光几乎无法通过茂盛的树叶透射进来。这些小白蘑菇，成簇地生长在死去的树桩上，就像盛开的一朵朵小白花，很柔媚可爱。专家们通过调查发现，以前猝死的几位也曾吃过这样的小白蘑菇。专家们开始对这种小白蘑菇进行毒性测试。一开始，专家们也不相信小白蘑菇会有毒。因为村子里许多人都吃过这样的小白蘑菇。